

一代人的文学偶像

YIDAI REN DE WENXUE OUXIANG

邱华栋 洪烛 主编



茨维塔耶娃



卡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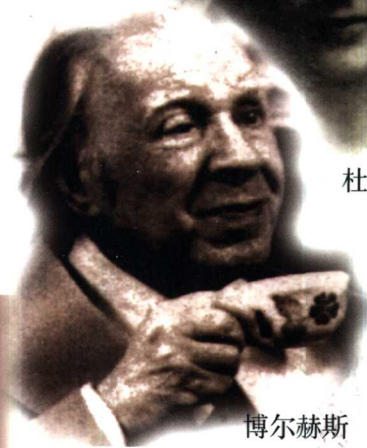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



鲁迅



杜拉斯



博尔赫斯



文学偶像

YIDAI RÉN DE WENXUE OUXIANG

邱华栋 洪烛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代人的文学偶像/邱华栋, 洪烛主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59-4030-9

I. 一… II. ①邱…②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0678 号

书 名	一代人的文学偶像
主 编	邱华栋 洪 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30-9/I·3133
定 价	1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作家们的先驱 (前言)	/ 1
-------------	-----

永恒的荷马	洪 烛 / 11
两个重叠的女人	西 川 / 20
李白：天才之境	红 柯 / 25
歌德与席勒	乌 鸦 / 30
疯狂的荷尔德林	洪 烛 / 33
普希金的皇村	洪 烛 / 38
莱蒙托夫是普希金的弟弟	未名湖 / 44
波德莱尔：恶之心	树 才 / 48
兰波：“我是另一个人”	树 才 / 50
保罗·魏尔伦：音乐先于一切	树 才 / 54
里尔克的寻找	太 保 / 57
史蒂文斯：诗人们的诗人	行 者 / 67
从惠特曼到海明威	红灯照 / 71
我的自虐老师陀思妥耶夫斯基	徐 庄 / 76
契诃夫的药方	王 群 / 84
被遗忘的蒲宁	李 洱 / 86
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是叶赛宁的	阿 坚 / 90
被误读的马雅可夫斯基	刀 客 / 94

叶芝：朝向生命	王家新 / 105
卡夫卡小说重读	赵 凝 / 113
卡夫卡：伟大的幽灵	洪 烛 / 116
加缪：局内人的写作	李 洱 / 120
伍尔芙：语言在雾中奔流而下	海 男 / 130
我喜欢博尔赫斯的小说	行 者 / 135
博尔赫斯：失明的守望者	洪 烛 / 138
陌生人的大衣口袋	潘向黎 / 147
福克纳：走出南方	东 西 / 149
福克纳：挤出南方土地的脓	邱华栋 / 151
普拉斯：死亡艺术的祭品	洪 烛 / 153
金斯堡：嚎叫的异类	满江红 / 161
我读西蒙	海 男 / 166
杜拉：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魏 微 / 175
杜拉斯：伤怀的情绪	邱华栋 / 185
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凸透镜	邱华栋 / 187
埃利蒂斯：海水中的火焰	卢文丽 / 189
流放者曼德尔施塔姆	新 月 / 195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蒙面人 / 201
泰戈尔：东方的诗哲	孔 雀 / 206
川端康成之痛	东 西 / 209
川端康成与花的圆舞曲	宁 蒙 / 211
大江健三郎：不断缠绕的噩梦	邱华栋 / 216
厄普代克：美国生活的解剖刀	邱华栋 / 218
索尔·贝娄：心灵深处的群魔	邱华栋 / 221

卡尔维诺：智慧、知识、趣味和想象的甜蜜	邱华栋 / 223
开药方的辛格	张 生 / 226
奈保尔：徘徊在文明冲突的伤痛地带	邱华栋 / 231
埃科：智力的空间	邱华栋 / 234
圣琼·佩斯：诗人凭自己的话语游历	树 才 / 236
米兰·昆德拉：巅峰的描绘者	七 寸 / 240
我的阅读及语词回顾	海 男 / 245
诗歌家族谱系	洪 烛 / 263
五位我迷恋的作家及其作品	吴晨骏 / 269
诗人们对我的影响	断 桥 / 271
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	猜 猜 / 275
为谁写作？	洪 烛 / 280
邂逅曹雪芹	洪 烛 / 290
有他，我们并不孤单	谢有顺 / 299
鲁迅的赢与输	洪 烛 / 310
郁达夫的纯粹和真诚	狗 子 / 322
沈从文：温柔里的坚硬部分	祝 勇 / 333
想念两个人	程 青 / 341
三毛，一路平安！	姜 丰 / 354
张爱玲情结	姜 丰 / 359
文学家族（后记）	/ 362

作家们的先驱

（前言）



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影响后人，还能创造自己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博尔赫斯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所谓的“创造”，带有重新塑造或再发现的涵义，而不是无中生有——那属于虚构了。为了加强说服力，他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霍桑和卡夫卡，以及马洛和莎士比亚。他说，在写于十九世纪初期的霍桑的短篇小说里发现写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同样特色，这一奇怪的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卡夫卡的特色是由卡夫卡创造决定的——“《韦克菲尔德》预先展示了弗郎茨·卡夫卡，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韦克菲尔德》的欣赏。”也就等于说：通过霍桑的小说，文学已提前进入卡夫卡的世界。但这并不能责怪卡夫卡本人的迟到，他只能属于二十世纪，属于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读者。早产的霍桑，必须要耐心地等到卡夫卡诞生了，才可能像影子一样受到注意与重视。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影子比他自身出现得还要早。更重要的是，影子必须通过他才能获得意义。至于十六世纪英国戏剧家马洛，虽然其剧本《马尔他岛的犹太人》和《爱德华二世》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理查二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充其量只能算“王室的奶妈”——为一个巨人的成长提

供过养料，这已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了。“假如没有莎士比亚，马洛哪有响亮的名声？”这并不仅仅是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卡夫卡，他们的胜利，也改变了自己的先驱的命运——以避免了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们在重复的路线上仅仅比其先驱多迈出了一步，正是这关键性的一步，决定了彼此的主次关系——而不是由时间的早晚来划分。他们的脱颖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似乎格外垂青姗姗来迟的巨人。但这是否也证明了：先驱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到极限——还有待后继者完成致命一击？

博尔赫斯很赞赏《神曲》中关于箭的比喻：但丁试图让读者感觉到离弦飞箭到达目标的速度，就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以强调事情发生得多么神速。莎士比亚或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先驱，而且改变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击中了靶子，先驱才作为提供动力的弓弦得到肯定。否则只能被无情的历史所忽略。

那么，敢于冒险下这一结论的博尔赫斯，他本人的先驱是谁呢？在《柯尔律治之花》中，他坦然承认过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崇拜对象：“有人之所以小心翼翼地摹仿一个作家，是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把这个作家当成了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脱离他一分一毫便是脱离理性、脱离正统。许多年间，我也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曾经是卡莱尔、约翰尼斯·贝希尔，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森斯和狄更斯。”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摆脱甚至超越自己的先驱，才使“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理想成为可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包括但丁也是如此。他的先驱无疑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神曲》中，他甚至热情邀请维吉尔担任自己的向导，去探访那囚禁着荷马、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地狱。莫非，他早就盼望

着能与维吉尔的灵魂会合？在诗中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辞：“你是公爵，你是先生，你是导师……”以表明彼此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伟大友情。博尔赫斯还发现了：“他表现的不是一般条件相反的搭档，而是一种血缘关系：但丁是维吉尔的孩子，但同时又高于后者，因为他自认为已经得到救赎。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祝福，也值得被祝福，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包括前人看见过的，和永远不可能看见的。他远远超越了维吉尔的经验。“当维吉尔对他说不能陪他走出炼狱时，他就已然认为对方将永远待在这‘黑暗城堡’了：那些因为未及听到基督的名字而永远处于愚昧状态的远古死者的巨大影子将永远陪伴着他……这就是维吉尔的可悲的基本形象，永远居住在‘黑暗城堡’，远离上帝的光耀……相反，但丁被允许有机会见到上帝，了悟宇宙。”

按照博尔赫斯的观点，但丁同样也创造了自己的先驱：“但丁传达给我们的维吉尔，具有双重性格。一个是《埃涅阿斯纪》或者《农事诗》的作者；另一个是更为亲切的维吉尔，来自但丁仁慈的诗句。”事实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但丁的《神曲》，维吉尔即使不会被后人遗忘，也将遭受岁月的磨损，面容模糊。我们顶多只能通过其作品而想象他的存在，他的风采，所得的印象将是很有限的。但丁的《神曲》，则使维吉尔脱离了自己的时代而成为不朽的形象——哪怕他的诗稿全部佚失，诗人的身份也不至于被否认。他毕竟曾经荣幸地担任但丁的向导，协助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神曲》。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分享了但丁的光荣，并且将与《神曲》同在——哪怕只是作为伴奏的乐师。在诗的情节里，全靠维吉尔出面，但丁才结识了骄傲的尤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当然，为我们所记住的，已是另一个维吉尔了，彻底由但丁创造的维吉尔——如同其梦中的人物。真实的维吉尔早已化为云烟，对这一切永远无从知晓；他的另一半神秘的生活，注定将由一千多年后一位叫但丁的佛罗伦萨人来续接或塑造。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即使不能说是但丁拯救了维吉尔被遗忘的命运，但他毕竟强化了维吉尔在后人记忆中的魅力。

真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作家可以创造自己的先驱——像一个关于时间的悖论。在这个艰难的命题中，但丁与维吉尔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但丁不仅重新唤醒沉睡在世人记忆角落的一位古老的诗人，而且确实是创造了另一个维吉尔——焕然一新的维吉尔。许多人甚至会认为后者更接近于真实。维吉尔，因为但丁而复活了，并且不再死去。被各个时代、不同种族的读者反复翻阅的《神曲》，里面永远巡逻着维吉尔充满活力的身影。维吉尔，创造过自己的经典，同时又成为别人的经典里的人物——拥有双倍的荣耀。他的双重身份：既是独立的作家，又是但丁所创造的先驱。“在但丁的作品中，人物的一生被浓缩在一两个三行诗里，并因此而获得了永生。他们永生于一个字，一句诗，仅此足矣。因为他们是《神曲》的一部分。他们将继续存活、更新于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博尔赫斯语）更何况维吉尔呢。他是书中仅次于但丁本人的一个形象，占有显著的席位——而这正是由但丁推举的。但丁拉近了他与后人的距离。

但丁在臆想的地狱里拜访了许多死去的大师——除了维吉尔之外，还有荷马、柏拉图、贺拉斯、奥维德等等，这等于是检阅了自己的所有先驱——同时也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在但丁之前的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阕神曲吧——那些先驱即使尚未跻身于神的行列，但确实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半神”。但丁通过《神曲》而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了。在这项艺术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但丁尚是无名小卒，时常会下意识地仰望着傲慢的前辈——“但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们。梦境如此紧凑、如此生动，以致做梦人在梦中感到，他可能会遭到轻视，因为他尚未写完《神曲》，他谁都不是（而梦中的声音正是由他赋予的，梦中的状态也是由他营造的）。”

（博尔赫斯语）当这部巨制像圣殿一样竣工之时，但丁已经无愧于自己的先驱了，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越了他们。博尔赫斯认为《神曲》是所有文学的顶峰，是一本所有人都不可不读的书，而但丁在书中的影子，是文学史上堪称第一的生动的形象。但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谱写《神曲》，而使自己成为新的“半神”——他沿着文学的山脉行走，越过一系列高峰而成为最高峰。周围的群山，不仅成为他的陪衬，还因这新人的出现而再次焕发光芒……

在但丁之后的文学史，仍然充满了类似的例子。莎士比亚，卡夫卡，乃至提出“作家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观点的博尔赫斯本人，身上都有但丁的影子，潜意识里恐怕都把但丁视为有待跨越的先驱——只是，但丁这座山太高了，《神曲》里的世界几乎已包罗万象，谁还能制造出地狱、净界、天堂之外的第四重境界呢？能够不成为但丁的附庸，已经算是难得的胜利了。幸好，他们还都做到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裁判：他们是否已经接近或超过但丁所垄断的高度了。但至少，他们已努力摆脱了但丁的影响，但丁的统治……

但丁作为古典文学的巅峰，令后世的作家们肃然起敬——这只是广义上的先驱。狭义的先驱的概念则意味着：他将对后继者造成或明显或隐晦的影响——哪怕后继者将比他更为强大。一个作家，可以突破自己的先驱既定的模式，甚至逐步削除这种遗传的痕迹，但他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先驱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恰恰相反，他面对的先驱常常不是一个，而是诸多的形象。没有必要回避这一点——那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其实完全可以给自己的先驱增添额外的荣誉。

作家拥有自己的先驱并不是耻辱。没有先驱的作家反而是不存在的——除了荷马。他被公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大诗人。但谁敢肯定：在荷马之前，就没有佚失了姓名也佚失了作品的先驱？谁

敢肯定荷马的史诗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影响，而纯粹属于他个人的功劳？除非他是天才。但如此绝对的天才真的存在吗？

卡夫卡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杰。博尔赫斯也曾经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反复揣摩他的作品之后又改变了看法，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除了前面提及的霍桑之外，他还有着更多的先驱——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恺郭尔，甚至包括中国的韩愈。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博尔赫斯强调：“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罗伯特·布朗宁的诗篇《疑虑》预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时明显地偏离了阅读那首诗时的感受。当时的布朗宁和我们现在所读的不一样。”

可见先驱多多少少带有预言家的性质，为新的大师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与征兆。“在文学批评的词汇里，‘先驱者’一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尽量剔除有关论争和文人相轻的联想。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而寻找到的先驱常常比早期无知状态的自我更容易导致作家产生质的飞跃，“写作《观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布朗宁或者邓萨尼勋爵更能影响写作阴森的神话和荒诞制度的卡夫卡。”

那么，卡夫卡又将成为谁的前驱呢？谁能够给卡夫卡锦上添花——并且最终超越这位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小说家？那个人或许还没有到来，但终将出现。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如同那些先驱，也在下意识地期盼着各自的后继者。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就是美的循环、美的繁衍，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格局或秩序。而演变与超越（秩序的不断被打破），恰恰是这种秩序的特征，亦是其魅力之所在——仿佛从另一个意义上证明了灵魂的不灭。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一群承担着特殊使命的竞走者。

二

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反对这样的观点：英雄创造了历史。他们认为，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史观的是与非姑且不论，但我绝对相信：在文学领域，作为英雄的化身，大师们的力量要更为强大一些，其影响也更难以磨灭——是大师们创造了文学史！他们不是宾客，不是祭司，不是信使与道具，而是神圣的建筑物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史真正的主人——一个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荣誉的集体。相反，文学史本身，更像是他们的附庸，是他们歌声的回响、身影的组合……浏览文学史，不过是在阅读大师们的精神传记。相比而言，更令我感到亲切的是他们的作品——那才是其灵魂的藏匿之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幸好，那些古老的大师，即使业已置身于灰色的文学史里，也一样能永葆青春。

一个也不能少哟！这些锁链般血脉相连的巨匠，共同构筑起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与谱系。他们不仅贡献出万古流传的经典，自身也幸运地成为后人视野里经典式的人物，遗世独立，无法取代。哪怕仅仅作为其读者，你我也是有福的——间接地参予进他们所推动的文明进程。我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大师们的受惠者。我难道不是读着他们的书而成长、而变得聪明了吗？他们一直是我生活中缺席的在场者。当然，他们所触动的可远远不止我一人。他们所创造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学的历史本身。如果缺少了这一代又一代的重量级作家、诗人，我们的文学史将不可能拥有金字塔般的辉煌。

巴乌斯托夫斯基曾从独特的角度评价普希金：“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就感到普希金在我们身边，他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为了彻底了解普希金对于我们的意义，必须设想一下：假定

从来就不曾有过普希金其人。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该变成怎样的穷光蛋！我们的生活该失去多少智慧、欢乐和美妙的诗歌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可以重新衡量大师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乃至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

如果没有荷马（这西方文化的领头羊），古希腊的画面必定显得模糊与苍白，欧洲的文学传统亦将失去它最为坚实的基石——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也会不得不改写了。荷马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把独树一帜的“意识流”文学推向了巅峰，但也可视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现代版。只不过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在海上漂泊十年、历尽艰险的还乡旅程，变成了现代人勃鲁姆一天之内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四处游荡的荒诞故事——他其实也在寻找早已失去了的精神故乡。这是否意味着：奥德修斯的旅行至今也未终止——他的灵魂虽然乔装打扮，但依旧在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流浪？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就不可能有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

同样，如果没有但丁，蒙昧的中世纪将更加黑暗与荒凉——毕竟，他的《神曲》作为“中世纪的史诗”，在无尽的夜色中点燃了绝无仅有的一盏明灯。在但丁死后五十年，其故乡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如果没有但丁，中世纪的暗夜还有可能延长——即使，文艺复兴的出现不会推迟，也将缺乏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

二十世纪最灿烂的人文风景是现代派文学与艺术——一场巨大的文艺变革，刷新了历史。但如果没有波德莱尔，现代派文学即使并非一个兑现不了的空想，也注定是一艘来历不明的航船。波德莱尔虽然生活在十九世纪，无形中却成为现代派不可忽略的鼻祖或先声。他的《恶之花》，不仅准确地预兆了下一个时代，而且在下一个时代的土壤中也具有惊人的繁殖能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米兰·昆德拉：“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他透露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秘密，也正是卡夫卡的秘密：如何作为另类而超越于众多平庸的小说家之上。米兰·昆德拉同样也钦佩卡夫卡的美学革命的彻底性，将其形容为“所有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小说诗人。”可见卡夫卡使小说史迎来了新的纪元——至少，他成为一种全新的小说观念的先驱。如果没有卡夫卡，我们可能也将随之失去其身后诸多优秀的继承者——仅仅如此想象一番，就会使人倍感空虚……而卡夫卡临终前的遗嘱恰恰是要求把所有作品“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仿佛在证明着我们的假设并不是完全有可能。幸亏受托人马洛德拒绝执行，才使文学史幸免了一次难以估量的灾难。他虽然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却是对未来的文学史负责了。二十世纪的现代派文学，又怎么能缺少卡夫卡的名字呢？

如果没有塞万提斯，欧洲小说所继承的遗产无疑将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塞万提斯奉为“现代的缔造者”：“一个伟大的欧洲艺术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就再清楚不过了。这个艺术正是调查研究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文艺复兴”以后的人类戏剧是否肯定会发展成我们所了解的这番模样——这也像哈姆雷特眼中的生与死一样是个问题。如果没有巴尔扎克，如果没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如果没有萨特、加缪，如果没有马拉美……类似的例子可以一直举下去。但只要其中的一项假设变成事实，就可能使既定的文学史产生一次小小的动摇——抑或，就会留下一块无限寂寞的空白。所以，至少在文学领域里，我不得不相信巨人的存在，及其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偶像，迎来了无数的追随者与崇拜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先于圣殿而存在——圣殿是为了供奉如此密集的诸神而搭建的，也因之而成为了圣殿。他们，才是建筑物的核心与栋梁。如果他们集体退席，无疑会导致圣殿的崩溃。

我再重复一遍：是大师们创造了文学史——也是他们使文学史保持着永久的华贵与尊严！

米兰·昆德拉认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我由此而联想到：所谓的文学史，并非历史中的历史，而是它之外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的轨道——而前仆后继的大师们，正是这条更富于人性的轨道的建设者或设计师。他们可以左右其方向与流变，并且一直把它铺筑到我们的面前……即使是再客观的文学史，也洋溢着古往今来的大师们的能动性 with 主观色彩。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里，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造物主。

重温文学史，其实是在向大师们逐一敬礼。

□ 洪 烛

永恒的荷马

荷马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这并不奇怪，古希腊时期是一个造神的时代，也是神最有威信的时代，所以荷马堪称最具备神性的诗人，他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本身就是最古老的神话——以原始的文学技法描绘了神的家庭、神的性格、神的分工、神与神的矛盾以及神与它所庇护的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劳动、消费、政治、情欲、战争与和平），仿佛是在神的影子下进行的——神的意志造就了种种的戏剧性。荷马虽然是个盲诗人，却成了这一人神共娱活动的唯一的目击者——并且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神在人类身上的投影。他无形中使自己成为神的代言人，宣判着人类的往事。即使几千年后，我仍然把他当做一位缺席的神来看待——一位平民化的诗神。而荷马史诗，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堪称传统中的传统了。

在人类以公元纪年之前约八百五十年左右，荷马就诞生了，带着他那混浊的瞳孔和清醒的心灵。如果说荷马史诗开欧洲文学之先河，他本人该算是文学史上第一尊神了——或者说，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可惜他并未过着神一样荣耀的生活——他仿佛被贬谪到人间，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中。他在现实中的身份似应叫乞丐，一个来历不明的乞丐：生前一直挟着七弦琴在古希腊众多的集镇里卖唱乞讨、四处流浪。以至后来希腊的七座城市都说自己是他的家乡，争抢着追认这位当年的乞丐为乡亲。